



疯狂的眼球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的眼球: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西)萨尔瓦多·达利,
(法)安德列·巴西诺著,王光林,闫卫建,谢晓晴,王莉群译. -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2006.7

ISBN 7-5321-2963-2

I. 疯… II. ①萨…②安…③王…④闫…⑤谢…⑥王…
III. 达利, S. (1904-1989) - 自传 IV. 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472 号

MANIAC EYEBALL

(copyright © Creation Books 2004)

Chinese character copyright © 2006 -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en - Yi CHEN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俞雷庆

装帧设计: 周志武

疯狂的眼球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西)萨尔瓦多·达利(法)安德列·巴西诺 著

王光林 闫卫建 谢晓晴 王莉群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10×105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70,000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963-2/K·216 定价: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483345

疯狂的地球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萨尔瓦多·达利和安德列·巴西诺 著

王光林 闫卫建 谢晓晴 王莉群 译

目 录

第一章	和死亡一起生活	5
第二章	摆脱自己的父亲	17
第三章	怎样把幻想上升到一个系统	27
第四章	怎样发现自己的天才	35
第五章	怎样既色情又贞洁	55
第六章	征服巴黎	69
第七章	和加拉做爱	83
第八章	如何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者	109
第九章	怎样才能不成为一名加泰罗亚人	127
第十章	如何变得偏执而具批判精神	141
第十一章	如何赚钱	165
第十二章	如何征服美国	177
第十三章	如何统治男人，征服女人，惊呆孩子	199
第十四章	如何成为一名极端势利者	217
第十五章	如何祷告上帝但又不信奉他	229
第十六章	达利如何创造一个偏执狂批判的世界	243
第十七章	如何理解达利的绘画	253
第十八章	如何评价毕加索、米罗、马蒂斯·恩斯特和其他一些人	271
第十九章	达利独处的日子	283
第二十章	达利眼中的不朽	297
附 录	达利年谱	305

“粪便、血液和死亡隐藏着珍宝”



第一章

和死亡一起生活

我，达利，希望此书始于对本人死亡的唤起。

并非出于任何矛盾的心理，而是为了使我生存意志中的独创天才能够被人赏识。

自从我意识到自己在呼吸，我就一直和死亡生活在一起；这种死亡意识从感官上冷酷地吞噬着我，超越它的只有在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每一分、每一微秒里，我都怀着清醒的热情，让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种持续、顽固、野蛮、恐怖的紧张状态就是我所追求的全部故事。

我最大的游戏就是想象着我死了，尸体被虫子啃噬了。闭上眼睛，我看见一群扭曲蠕动的绿色大蚯蚓，吃着我的肉，长得肥肥的，阴森可怕。它们正在慢慢吞食、消化着我的身体，其中的细节令人难以置信。在把眼睛啃光之后，它们进入眼窝开始贪婪地吸食我的大脑。我可以感觉当它们咬我的时候是怎样心满意足地淌着口水。当它们的嘴摧毁我肺里那层薄薄的组织后，一口气就让我肋骨下的胸腔肿胀起来。我的心脏还能坚持一会儿，虽然它一生都性能良好，不过现在也只是为挣面子罢了。它就像一个吸满了脓的大海绵，突然间破裂，白白胖胖的蛆像岩浆一样洒满一地。接下来是我那腐臭的肚子，像一个充满腐肉的气泡，又像一个生活在地下的生物群，突然间“砰”



地一声裂开。上一次，我觉得它就像一个休眠的火山，在错位的肌肉和断裂的骨头中喷发，而虫子就在骨头的裂缝中吮吸我的骨髓。我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训练，自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在重复这项训练。

达利最早的记忆

我还没有开始生活，就已经经历了死亡。在我出生前三年，我的哥哥在7岁时死于脑膜炎，这使得妈妈悲痛欲绝。哥哥的早熟、天才、善良和俊朗曾带给她无数快乐，他的夭折对母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父母的痛苦只有通过我的出生才得以减轻。可他们的不幸仍然渗透到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在母亲的子宫里，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痛苦。我的胚胎浮游在忧郁的胎盘里，他们的抑郁寡欢从未离开过我。很多时候，我都重新经历了哥哥的出生和死亡。自从我懂事起，他的影子就无处不在，衣服里，相片里，游戏里到处都留有他的痕迹。那些难以抹掉的美好回忆，让他一直都活在父母的记忆里。我深深地感觉到哥哥的永恒存在，这既是一种创伤——它带来了一种感情疏远，也是一种不如他的意识。因此，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赢回我生命的权利。我首要的选择就是不断挑衅，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和兴趣。

凡·高疯了，因为他死去的灵魂一直在他的身边，而我不是¹。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如何在记忆中控制、抹去那些最可怕的回忆。甚至现在我还记得我的胚胎的存在。

我只需闭上眼睛，用双拳按紧它们，就可以再次看见子宫内炼狱般的颜色：撒旦之火的颜色，红色，橙色和闪着蓝光的黄色；还有一团由精液和磷光蛋白组成的黏状物，而我悬浮其中，就像一个被逐出天堂的天使。

达利对胚胎的记忆：理智的创造还是困扰

和别人一样，我也是在恐惧、痛苦和昏迷中降生的。倘若我突然挥动拳

¹ 众所周知，文森特·凡·高出生前也死过一个哥哥，名字也叫文森特。上学的时候，这位未来的艺术家每天早上都得经过一个墓碑上写有他名字的墓地。——原注

头，在明亮的光线中睁大眼睛，我仍旧可以感觉到那种震荡，一种充斥着窒息、哽咽、盲目的哭喊、鲜血和恐惧的震荡。它标志着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死去的哥哥是达利家的第一个魔鬼。从一开始，他的鬼魂就在那欢迎我。哥哥活了七年，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我人生的标准。他的大脑就像一个高温的电路，燃烧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早熟。他和父亲萨尔瓦多·达利·伊·库希一样叫做萨尔瓦多，而我也叫萨尔瓦多，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父母爱哥哥，但并不宠他，父母对我却是溺爱无度。从出生起，我就一直追随着这个讨人喜爱的死去的哥哥的脚步。他依旧讨人喜爱，父母通过爱我来爱他，甚至比以前更爱他。自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给予我过分慷慨的爱，其实是在母亲子宫里就感觉到了自恋的伤痛。只有通过妄想，也就是骄傲的自我吹捧，我才得以消除不断的自我质疑，学会通过填补他人情感真空来过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情感并非爱我而生的。我第一次用骄傲和自恋战胜了死亡。

我经常在最不适宜的情况下，用我的方式来看待死亡。那是1928年，我在故乡菲格拉斯作一场演讲，在场的观众都是地方政要，他们是来听一个本地男孩的演讲。我语调激昂，想要摇醒那些昏昏欲睡的听众。到最后，我几乎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讲座到此结束！”这群跌跌撞撞赶不上我思绪的人还不知道我已经让他们走了。我默不作声，顿时悄然无声。突然坐在我正前方的市长，他几乎就坐在我的脚边，“砰”地倒下去，死了。四面八方的人都站起来了。惊讶，惶恐，乱成一片，而我却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凝视着那张憔悴的脸，那双永远闭上的眼睛和受我思想启发而平添生气的最后的表情。

达利惧怕死亡吗

我一直在想，这个死去的人会刻有达利的烙印。对我而言，死亡不过是一个我睡觉时枕着的羽绒枕，但我经常还是会感到死亡的恐怖。

1909年，那年我5岁。20岁的表哥用卡宾枪打瞎了一只蝙蝠的眼睛，然



8 后把它放在一个桶里，我强烈要求表哥把这个小动物送给我，并因此大发脾气。后来，我一路狂奔，把它放到了我的一个秘密藏身之地——一个仓库里。看着这个浑身哆嗦，痛苦不堪的小动物蜷缩在自己的囚身之处，我把它放在手上，对它说话，吻它那毛绒绒的头，我开始喜欢上它了。第二天，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它。我掀开桶，发现它仰面朝天地躺着，身上爬满了蚂蚁，已经活不成了。我还看见它那略微气喘的小舌头和鼻子旁边的“老人牙”。我觉得它实在太可怜了，把它拿起来捧在手里，本来我是想亲吻它的，可是突然我很生气，一口咬掉了它的脑袋。霎时间，我被自己的行为惊呆了，被嘴里的血腥味吓坏了，我发疯似的把尸体扔进了脚下一个大无花果树下的洗衣桶里，泪流满面地哭着跑开了。可是当我转身跑回来的时候，蝙蝠已经不在。又黑又大的无花果漂浮在水面上，就像是悼念的斑点。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些，仍颤抖不已。哪怕只是看到黑色的斑点，都能让我再次想起那只死去的蝙蝠。

小的时候，我还有一只豪猪，可它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一星期过后，我在鸡舍里发现了它的尸体。我记得刚开始我还以为它是活的，因为它尸体上的一团蛆在不停地蠕动，带动它的鬃毛也一抖一抖的。一团淡绿色的胶状的蛆蒙住了它的头。那一刻，光怪离奇的死亡诱惑，不可名状的死尸和从腐肉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这一切都把我推向了谵妄的边缘。我之所以能将眼睛挪开只是因为我的双腿不听使唤了，我必须远离这股恶臭。那时正值采摘酸橙花的时节，当我浑身颤抖着从鸡舍里走出来的时候，酸橙叶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使我稍稍镇静了些。但是死亡的诱惑太大了，我屏住了呼吸，再次回到鸡舍去看那些正在分解的腐肉，然后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接着再回到鸡舍。腐臭，芳香，阴暗，阳光，尸体和美丽的花朵，它们在一幕幕疯狂的芭蕾舞中不停地交替上演，直到我被渴望，被想要触摸一下那堆寄生虫的需要所征服。起初，我想克制自己，更有效地打消这种恐怖念头，从豪猪身上跳过去，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失败了，滑倒了，鼻子差点碰到那堆虫。



1909年的达利

我觉得既恐怖又恶心，顺手抄起一把铁锹，对我而言，它具有神赐的力量，我用锹背一点一点慢慢地把豪猪铲碎。最后，它的皮剥光了，露出皮下一堆堆的肉。我扔下铁锹，狂奔起来。我无法呼吸，这种震惊几乎把我压倒。我感觉自己也被铲碎了。然而，我又折了回来，取回那散发污秽的迷恋对象。我把它放在溪水中浸了很久，最后把它扔在一大堆酸橙花上，在太阳下晾干，但是我还想把它浸在破晓的露水里，只有这样才能去掉腐肉的臭。我刚刚遭遇过死亡的恐惧。

达利回忆父亲的死

等我赶到那里，已经太晚了，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用涌动生命气息的炽热的双唇轻吻了父亲那张冰冷僵硬的嘴。我经常套用富兰克西斯科·德·克维多的话说：“我最大的肉体享受莫过于鸡奸我垂死的父亲。”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比这种亵渎、这种蔑视更不敬或更能证明一个人来去匆匆的生命吗？仅仅由于我的胆怯以及当时的环境，我没有这样做，但我仍幻想可以这样做。

1919年，我在大学里遇到了加西亚·洛尔卡。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死亡表演出来。他躺在床上，试图经历尸体缓慢分解的过程，我仍不时可以看到他那张死一般可怕的脸。在他看来，尸体的腐烂要持续五天。接下来，他会描述他的棺材，棺材盖合上时里面的景象和他的灵车穿过崎岖不平的格拉纳达街道时的过程。当确定我们全都害怕了，他会突然坐起来，发出一阵狂笑，那口健康洁白的牙齿展露无遗。我们吓得夺门而逃，而他却回到床上，舒舒服服地睡起了大觉。

小时候，一丁点死亡的迹象也会让我惊恐不已，而我早期表现出来的反常变态无疑就是生死两种力量在我体内较量的反映。我一生下来就具有双重身份，有一个多余的哥哥，我必须先杀死他，才能拥有我自己的位置和死亡的权利。我记得有一次糖果店关门了，我就很残忍地用别针刮伤了保姆的脸，但主要是因为她那光滑、红润、温柔的脸像是一块可以用血在上面写我名字

的石板：在加泰罗尼亚语里达利意味着欲望。

5岁的时候，我有个一头金色鬃发的漂亮玩伴。有一次，当我在帮他骑三轮车的时候，我把他推到了虚空中。当时我们途径一座没有栏杆的桥，在确定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我把他推下了距桥面几米深的乱石中，然后假装伤心欲绝地跑回家去寻求帮助。他大量出血，整个家一片混乱，我仍旧可以看见自己当时的样子：我一直站在一把略微摇晃的椅子上，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看大人们乱成一团，在起居室的一角独自享受静谧的黑暗，没有丝毫的忏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宽慰。生平第一次我做了自己生命的主人。

一年之后，3岁大的小妹妹在地上爬的时候，我一脚踢在了她的头上。我正高高兴兴地打算逃之夭夭，谁知偏偏倒霉让父亲看到了刚才一幕，于是，他把我锁了起来。我听见门“吧嗒”一声关上了，我可以描绘出门外他高大的身影。我一动不动，勃然大怒。他以此来惩罚我，我不能和全家人一起目不转睛地看哈雷彗星了，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不能观赏这独特的景象。想到这些，我开始抽泣，最后，哽咽得几乎要窒息，我身体的每一滴眼泪都倾泻出来了。我大声尖叫，直至失声。最后，母亲开始担心起来，接着，父亲也担心了。我立刻明白了怎样把不利条件化为有利条件，那时我6岁。

几天后，我假装被一根刺卡住了咽喉，几乎要背过气去。父亲不得不离开饭桌，因为他受不了我歇斯底里的咳嗽声，可能这重新唤起了他第一个孩子死亡时痛苦的回忆。我借此来加倍报复父亲。为了细细品味父母的恐惧，我不停地重复这些恐怖的、令人窒息的小把戏。

通过报复父亲，我不停地享受着自已的欲望。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到我父母的卧室去看我的先人、我的魂灵——萨尔瓦多的画像，望着他，我的牙齿开始打颤；我真不该去探视他的墓地。从那以后，我必须发挥所有的想象力，把我腐烂的尸体想象成一个腐烂的虫子，最后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驱除，我才能安稳睡觉。

达利定义偏执狂批判方法

我认为偏执狂批判法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清晰地利用一个人内心的所有矛盾，让别人如此这般地去感受他生活中的忧虑和欢喜，从而使这种方式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很早我就本能地认识到了我的生活方式：让别人自然地接受我性格中多余的东西，通过创造一种集体的参与来减轻自身的焦虑。

一天下午，在非格拉斯的玛利亚兄弟会员小学，我走下石梯，要去操场玩，突然有种冲动想从楼梯上跳下来，不过当时没能这么做。但第二天，我跳了下去，摔在了底层的楼梯上，鼻青脸肿，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惊讶，被我的行为吓坏了。我引起的震惊几乎让我忘记了疼痛，大家都来关心我，所有人都在注意我。几天之后，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情，这次跌倒时我大声地喊，结果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我又跳了几次，在同学们的担心中我自己的恐惧完全消失了。每一次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全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好像我正在做礼拜。我在一片寂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死一般的寂静中走着，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最后一刻。我的人格重生了。

我从中得到的奖赏远比造成的麻烦要多。我会经常一时兴起，从墙上跳下去，仿佛要冒最大的危险才能抚慰心灵的焦虑。我甚至成了一个技艺高超的跳跃者。我觉得每一次跳下去，青草、绿树、鲜花似乎都离我更近了，让我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跳过之后，我感觉轻快多了，我可以正常地和存在的事物分享一切，可以“听见”我的感觉。我在同伴面前往下跳，让他们产生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大的忧虑，在他们眼中，我获得了尊严，我的行为成了件了不起的事情。达利成了每个人关心的对象，他的弱点变成了优势。我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我的迷狂，让他们接收这一事实，迫使他们分享同样的情感。

这就是死亡的热情如何变成精神的快乐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班牙风格，而不是蒙田所说的“保持理智”。我鄙视他



那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死亡的种种怪异的尝试。那样剥夺了死亡的活力，抹杀了它的恐怖。我宁愿直视死亡，我要让自己的死亡成为圣十字若望的雄伟进发：“来吧，死亡！隐藏得如此神秘，让我感觉不到。因为死亡的快乐可以使我重获新生。”在如此立场面前，米歇尔·德·蒙田歪曲死亡的提议是多么站不住脚啊。我希望死亡像一道霹雳闯入我的生活，像一见钟情的爱把我包围，用我整个灵魂淹没我的肉体。

首先，我可以品味我的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无法知晓反而会使我更加快乐，我的恐惧使我胆大妄为，蔑视一切。死亡的刺痛赋予了我的生命和热情以一种新的特性。1936年，我生命的奇迹加拉要经历一次非常危险的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我们表面上还装作满不在乎，一起创作了几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把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看起来既表明了机械性又表明了生物学特性的装配物，乳头上插着一根羽毛，顶部的金属触角插入一碗面粉里（这暗指她即将进行的手术）。我们本打算乘出租车先到安德烈·布列东家，向他展示一下加拉的新创造，然后再去医院。谁知出租车驶过一片凹凸不平的土包，这个小玩艺被颠得七零八落，面粉撒了我们一身。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到医院时，周身上下是什么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晚上，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发明创造里——制作了一个催眠钟，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法式面包棍里镶了十二个装满墨水的墨水瓶，每只墨水瓶里都有一支颜色各不相同的羽毛笔——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一点也没有想到加拉的手术。

直到凌晨两点，我仍在继续改良我的钟。我在法式面包棍上挂了一块硬纸板，上面添加了六十个用水彩涂抹过的墨水瓶。接着，我睡着了。但凌晨五点时，那根绷紧的神经叫醒了我。我浑身冒汗，啜泣不止。我哭着，跌跌撞撞地起床，脑袋里满是和加拉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片断。我冲向医院，想要喊出我的焦虑。整整一周，我一直在哭，死亡扼住了我的咽喉。最后，加拉度过了危险期。我走进她的病房，用世界上全部的温柔握住了她的手，对

自己说：“现在，加露什卡，我可以杀了你。”

我的灵魂靠摧毁它的成分养活，并且在它的对立面中找到了最大的快感。弱点变成了我的强势，我的矛盾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双目圆睁，头脑清醒地活在人世上，没有羞愧，没有悔恨，观察着自身的存在。

达利认为粪便学很崇高吗

一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的灵光闪现形成，常常与粪便和肠胃气胀联系在一起，你认为这是巧合吗？事实上，克维德在他的《肛门颂》里大肆褒扬的肛门，主要是为我们残暴的行为洗罪的象征。一切被死亡的灵性超越的都是人性的，因而变得神秘莫测。法国皇太子出生后，在所有王公大臣在场的情况下，他的粪便被收集起来置于宫廷之上。同时，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也被召集到场，为的是他们的画板也许会从皇家粪便中汲取些许灵感。整个宫廷都穿着和皇太子的粪便一样颜色的衣服。这太崇高了！接受一个人的全部，就要接受他的粪便，接受他的死亡。不仅如此，粪便调色板有无穷的颜色可选，从灰到绿，从褐到棕，这在夏尔丹画中可见一斑。在美食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稀屎的颜色更漂亮的了。真正的丑闻是，我们现在不敢想或不敢说出来。皇太子的粪便万岁！

就拿美国人来说吧，他们不敢面对死亡，在诸如“你来死，余下的事我们来办”的标语上建立起了他们一整套工业体系，以此来掩盖死亡的现实，把它最小化，标准化，加以粉饰，加以消毒，剥夺了它悲剧性的一面。看不到壮丽的死亡，就不能唤起灵感，只能铸成一个充斥着中庸思想的平庸人生。如果死亡被剥夺了涵义，那么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实质。美国人会发现皇太子的粪便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用甜美的粉红将之代替——枯燥乏味，平庸之至。

我梦想着重塑死亡的庄严和魔力，就像在埃斯科里亚尔¹时代的光辉岁月里，我们可以去肥料堆里亲眼目睹尸体缓慢分解的过程。这景象和气味刻在了我的思维和记忆里，酝酿出真正充满灵性的价值。这些被虫子啃噬的尸体完成了他们最后的圣职：回归大地。除了接受粪便学，接受澄清的净化和死亡，我一直不懈地开发一种精神上的能量。我相信，是那深层的冲动促使我去解剖那只死去并且已经腐烂的小豪猪的。这种冲动无疑是要我吃了它。

¹ 埃斯科里亚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教堂、宫殿等，建于1563年到1584年间，是腓力二世为了庆祝战胜法国而委托建造的。——译注

达利：杀和吃

我喜欢用牙齿去咬碎小鸟的头颅和骨头，喜欢吸吮骨髓，喜欢吃放在山鹑粪便上带着臭味的山鹑。我唯一后悔的是我一直没能吃到著名的活烹火鸡，据说那是一道奇菜。我知道，我非常地贪吃。食肉的欲望使我的良心得到快乐，因为我吃就是在不停地证明我活着这个现实。当吞食一些死的东西时，我知道自己还活着，口水似乎也流得更快了。进一步讲，嘴就是一个奇妙的工具，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贪欲。实际上，现实只是一个巨大的腐物存储所，其中，餐桌就是我们的坟墓，真理在我们的齿间，所有的哲学就在吃的艺术中得到了证明，人类手持刀叉的时候就暴露了自己。我一直喜欢绝妙美食，和父亲一样，我对海鲜的喜爱到了疯狂的地步。我爱吃甲壳纲动物，它们的外壳保护着鲜嫩的肉，它们非常狡猾地长在里面。但我讨厌无壳的牡蛎和烂糊般的菠菜。

约瑟夫·德·梅斯特就曾探讨过这个主题。他说，在战场上人类从不违抗杀戮别人的命令，整个地球不断地被浸泡在鲜血中，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圣坛。所有的生物都被当作祭品宰杀，永无止境，直到灭绝。

是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终将被地球消化。我一直都记着这一点，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创造都以这个背景为轮廓。在我的生命里，我没有一刻不意识到死亡的存在，这让我快乐、机智。首先，一切处于影子里的东西都变得独一无二，不可避免。其次，我打算通过冬眠来点欺诈，就像延长

两三幕喜剧就可以进入下一个世纪一样。最后，我相信尸体会复活。我不信教，这太糟糕了，但我还是没有失去希望。圣·奥古斯丁祈求上帝给他信仰，但首先要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尽尘世的快乐。我渴望记忆的永恒带给我永恒的来世。我想要记起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能真实地记起我生活的全部，天福对我而言微不足道。我反对其他形式的复活，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不死。目前，至少有十种方法可以真正无限地延长生命。一段时间的睡眠还可以给重新苏醒增加许多趣味。时候到了，我会选择最有效率的那种。态度就是我和死亡做游戏的一部分。我以天才为借口，尽量拖延时间，就像完成别人需求的作品一样。但事实上，我内心深爱的是我的本性。我整个伦理包括通过等待来获得最大的乐趣，用抗拒来延长渴望，将渴望提高到突然爆发的程度。不仅利用那些可能阻碍我的一切，而且尤其要下定决心，不去拿属于我的东西，也不拿不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比我的死亡更属于我的呢？

我承认，我认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我想忍受到极限，借此从本质上向神圣的死亡挑衅，通过这种方式来变得和死亡一样伟大，在规模和特性方面还要超过死亡。它是我光荣的女王，掌管我们所有人的灵魂，它神圣而纯美。我知道我的生命还很不完美，但我会好好利用接下来漫长的时光，使之达到臻美，可以骄傲无比地与上帝融为一体。我愿为它做一首诗：“噢，死亡，我美丽的女神，你已经发现了你的大祭司，你的对手，你服侍我就如我崇拜你。”我们一起提出一个永不平等的绝对方程，渐渐地我每天都成了死亡宫的天使长。

1904年5月11日8点45分，我从堂娜·菲利普·多姆·多门耐克的肚子中出生，我子宫内的生命结束了。我的母亲那时30岁。我父亲萨尔瓦多·达利·伊·库希两天后开出的我的出生证明上详细地记录了我的家谱。祖父是唐·加洛·达利·维纳，生于卡达盖斯，现已去世。祖母是堂娜·特雷莎·库西·马尔斯特，生于罗萨。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堂·盎斯尔摩·多门耐克·塞拉和堂娜·马利亚·弗列斯·萨杜尔耐，生于巴塞罗那。证人是家住